



阿格尼娅·库兹涅佐娃

普希金娜的故事

新华出版社

普希金娜的故事

[苏]阿格尼娅·库兹涅佐娃 著

赵云平 周爱琦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А ДУШУ ТВОЮ ЛЮБЛЮ»

Повесть о Наталье Николаевне Пушкиной.

本书根据苏联 «ОКТЯБРЬ» 1982 年第二期

普希金娜的故事

〔苏〕阿格尼娅·库兹涅佐娃著

赵云平 周爱琦译

新华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125印张 122,000字
1983年4月第一版 1983年4月湖北第一次印刷

印数：1—90,000册

统一书号：10203·101 定价：0.50元

译者前言

俄国伟大诗人普希金逝世已经一百五十五周年，苏联人民至今热爱并怀念这位天才的诗人，并为他的早逝而痛惜。关于普希金的死因，文学史上各说纷纭。由于普希金是在同彼得堡的浪荡公子丹特士决斗身亡，而决斗的起因又是为了他美丽的妻子娜塔丽娅·普希金娜，因此过去的俄国文学史料都把普希金娜说成是热衷于上流社会交际活动的轻浮女人，谴责她是普希金死亡的祸水。

苏联女作家阿·库兹涅佐娃的这部作品，根据新的史料和新发现的家信，推翻了过去人们对普希金娜的种种指责。书中通过普希金娜一八六三年临终弥留之际的回忆作为线索，一幕幕地重现了她一生的各个重要阶段：普希金决斗身亡的情况，她同普希金结婚的情景，他们的婚后生活，丹特士的狂热追求，沙皇对她的倾慕，普希金去世后的情况，同兰斯科依的再婚，以及她本人的童年和家庭情况，普希金的几个孩子的情况……加上亲友们的回忆和作者的旁叙，构成了普希金娜的一部传记。在作者的笔下，普希金娜是一位心地善良、聪颖娴静、具有很高文化修养的俄罗斯妇女，她对普希金的感情忠

贞不渝，对他的文学事业也关心支持，尽力协助，她是一位贤妻良母，不但容貌美，而且心灵也是很高尚的。因此，本书引用普希金给他妻子的信中的一句“……我爱你的心灵”作为原书的书名（本书采用的是原书的副题），是颇有深意的。

小说用不少篇幅写了普希金的轶事，他的与众不同的性格，他的创作激情，对妻子的爱，对宫廷生活的厌烦，对乡里和亲人的眷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书也是普希金的外传。

本书涉及到普希金和普希金娜的许多亲友，由于苏联人名比较复杂，除了姓、名、父称外，还有小名爱称等，妇女的姓氏更为复杂，婚前随父姓，婚后随夫姓，如本书主人公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婚前姓冈察罗娃，婚后姓普希金娜，第二次结婚后姓兰斯卡娅，她的小名和爱称有娜塔莎、塔莎、娜塔丽……等，在这同时，她的母亲、女儿、外孙女，还有其他亲友也都取名为娜塔丽娅，对此，我国读者往往不易习惯，本书在不违背苏联习惯的前提下，作了适当的简化，对俄国历史上一些较有影响的人物作了注释。

本书在附录中转载了辽宁师范学院外语系主编的《俄苏文艺》1982年第四期中彭立生同志译的《有关普希金及其家庭的新史料》一文，有助于读者了解本书中一些史料的来源。

本书如有不妥之处，请读者指正。

一九八二年九月

本书主要人物表

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普希金的妻子，普希金死后嫁给兰斯科依。父姓冈察罗娃，嫁给普希金后姓普希金娜，嫁给兰斯科依后姓兰斯卡娅，爱称：娜塔莎，法语称呼娜塔丽。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俄国大诗人。本书简称普希金，尊称时用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

彼得·彼得罗维奇·兰斯科依——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的第二个丈夫。

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同普希金生的四个子女：

长女——玛丽娅。小名玛莎，婚后的全名是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加尔东。

长子——亚历山大。小名萨沙，加父称是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

次子——格里戈里。小名格里沙。

幼女——娜塔丽娅。书内通用爱称塔莎。

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同兰斯科依生的三个女儿：

长女——亚历山德拉。小名阿济娅。

次女——索菲娅。小名索尼娅。

幼女——伊丽莎白。小名利扎。

普希金的亲属：

父——谢尔盖·利沃维奇·普希金。本书简称老普希金或尊称谢尔盖·利沃维奇。

姐姐——奥尔加·谢尔盖耶芙娜·帕夫利谢娃，爱称奥利娅。

弟弟——列夫。

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的亲属：

祖父——阿法纳西·尼古拉耶维奇·冈察罗夫。

父——尼古拉·阿法纳西耶维奇·冈察罗夫。

母——娜塔丽娅·伊凡诺芙娜。

大哥——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小名米加。

大姐——叶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小名卡嘉，后嫁给丹特士·盖克恩，称丹特士男爵夫人或盖克恩太太。

二哥——伊万·尼古拉耶维奇。

二姐——亚历山德拉·尼古拉耶芙娜，小名萨申卡，长期同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住在

一起，后嫁弗里津霍弗男爵。

弟弟——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

姨母——叶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扎格里亚什斯卡娅。未嫁人，简称扎格里亚什斯卡娅姨妈。

姨母——索菲娅·伊凡诺芙娜，夫姓梅斯特。

其他人：

乔治·丹特士——法国人，因追求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而同普希金决斗，是杀害普希金的直接凶手。他的复姓是丹特士·盖克恩。

路易·盖克恩——荷兰公使，丹特士的义父，谋害普希金的幕后策划者。

古斯塔夫·弗里津霍弗——奥地利外交官，他的第一个妻子是娜塔丽娅·伊凡诺芙娜，与普希金娜母亲的名字和父称相同。她死后又娶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的二姐亚历山德拉为妻。

你可曾照过镜子，你是否相信，你的美貌
举世无双，令人倾倒。但我爱你的心灵，
胜于你的容貌。

——摘自普希金于巴甫洛夫
斯科耶给妻子的信

一八六三年。最后一批残叶从树上凋落，飘飘悠悠地掉在湿润的土地上。有的还挂在秃的枝头，苟延残喘。但是，无情的寒雨稀稀落落、大滴大滴地把它们打落在泥土里，葬入了坟墓。

打了霜的枯草蔫不唧地低着头，似乎在辞岁告别。太阳半阴不阳地躲藏在灰蒙蒙的乌云后面。风儿在啜泣，有气无力地扑打着彼得堡兰斯科依家的窗户，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即将与世长辞。

她躺在撩开帐子的卧榻上，盖着一床蓝色缎被，枕着垫得高高的花边枕头，两手无力地搁在身旁，她那白皙消瘦的面庞依然象过去那样楚楚动人，左眉上有一处悲惨的弯折，稍稍有点斜视的谜一般的目光，现在谁也不知道她在凝望着什么地方。

她一直不相信自己快要死去。甚至当她和普希金生的几个儿女，除当时在国外的塔莎外，都来到她身边的时候，也

不能使她相信这一点。最近几年，她病魔缠身。病痛是从双腿痉挛开始的，她在普希金去世时就犯过这毛病。遇到孩子和丈夫彼得·彼得罗维奇·兰斯科依有些事不遂心，她就感到加倍的痛苦。她和普希金生的幼女塔莎^①个人生活的不顺利以及长女玛丽娅直到二十八岁尚未出嫁一事，成了她的一块心病。

她开始失眠。夜里，为了不惊醒丈夫，她常常悄悄地爬下床，赤着脚，只穿一件衬衣，蹑手蹑脚地从卧室走到餐室，扑倒在长沙发上，用牙咬住手帕，尽量压低她哀恸抽泣的声音。然后，她久久地伫立窗前，眺望彼得堡一幢幢沉睡着的房屋和黑洞洞的窗户，直到天色破晓，才进入自己那间铺着地毯、墙上挂满圣像的祈祷小室，她双膝跪下，喃喃地念着：“上帝呀！你为什么这样惩罚我？”

她回顾了自己的一生，从孩提时代直到最后一天。“哦，我从未做过亏心的事……主啊，难道你是为了我再嫁而惩罚我吗？我履行了自己的誓言，守了他整整七年，而普希金临终时只要求我服丧两年……”

失眠加上心情压抑，有时简直把她折磨得痛不欲生。她想大声呼喊或者干脆了此残生，免得活活受罪。但是她知道这是一种罪恶的念头，这会给亲人们带来莫大的痛苦，于是只得苟且偷安，把这种情绪潜藏在心底。

① 塔莎的正名也叫娜塔丽娅，为了同本书主人公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有所区别，本书用她的小名塔莎。

她越来越痛切地感到人生之虚幻，命运之无常。亲人们的苦恼和不幸揪着她的心。霎时间，她想到自己的孙子辈又将被命运抛进这个残酷的茫茫人世，便感到伤心绝望。

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曾在外国治疗过一段时间。她一再病倒，但每次都挺下来了。现在大概仍将如此。

几年前，根据医生的建议，彼得·彼得罗维奇·兰斯科依决定送妻子去疗养，虽然也知道她舍不得扔下这个家。

那天晚上，根据事先约好，兰斯科依家的家庭医生留了下来。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疲惫无力地靠在沙发上，面容憔悴，淡漠地注视着餐室里的情况。玛丽娅和阿济娅^①在角落里的圆桌旁下象棋。兰斯科依跟医生娓娓而谈。医生是个上了年纪的、性情温和的人。他那肥胖的身躯勉强挤在安乐椅的两个扶手中间。

“娜塔莎^②，你听听波尔菲里·安德烈耶维奇^③的想法吧，”彼得·彼得罗维奇说。

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在雕花玻璃烟灰缸里熄灭了香烟，不慌不忙地把苍白憔悴的脸转过来，看着这两个男人。

“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玛丽娅小姐最好能到戈德斯贝格^④去过上一段时间，进行疗养。这种疗法对您也大有

① 这是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的两个女儿，玛丽娅是她同普希金所生，阿济娅是她同兰斯科依所生。阿济娅的正名叫亚历山德拉，与娜塔丽娅的姐姐同名，为避免搞混，本书简称阿济娅。

② 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的小称。

③ 家庭医生的名字。

④ 疗养地，现在东德。

益处。这种治病的水古罗马人早就采用过，是经过时间考验的哩。”

“妈妈，咱们去吧！”玛丽娅喜出望外地喊道，把棋盘上的棋子一推。

“那我呢？”阿济娅噘着嘴，撒娇地问。

“自然，你也去，”父亲急忙回答，他担心大女儿会任着性子发脾气，这是常常发生的。

“感谢您的好意，波尔菲里·安德烈耶维奇，”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温存地笑了笑，心里却在盘算着这趟出门要花多少钱，“我们考虑一下吧。”

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拗不过自己的丈夫，彼得·彼得罗维奇坚持要她带着两个女儿玛丽娅、塔莎以及从一八三四年起一直跟在她身边的姐姐亚历山德拉·尼古拉耶芙娜出国治疗去。

看来，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患的是神经衰弱和疲劳过度，但是在国外并没有得到确诊。她给丈夫写信说：“你可以相信，只要有了一点病痛，你就会对医学失去任何信心。先后给我看过病的三位医生，各有各的说法。”

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带着家人从波恩经柏林到了疗养地戈德斯贝格镇，住在一家租金低廉的旅馆里。她一面接受浴疗，一面欣赏着同波洛特尼亚内^①和彼得堡迥然不同的

① 波洛特尼亚内是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父母家的庄园，后来由她大哥经营。

异国风光，尽量结交新友来解闷。但是苦闷排遣不了，她给丈夫写信说：“我心里愁闷，这正是名副其实的乡愁啊。”

后来，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回忆起那次旅行时想道：“不管怎么样，祖国——始终是我心中的圣地。我可不会象我的姐姐们那样生活在国外。”

她从戈德斯贝格写道：“……跟我同桌进餐的都是些索然无味的人。不过，我得更正一下，我们常在一起的恰好是几位亲王。两位亲王……在波恩大学就读，其中年长的是皇储。还有一位是利普·捷特莫尔茨基亲王，请你相信，孩子的姨妈用长柄眼镜仔细打量了他之后，认为他当个跟班都不配……这些傻瓜要是在彼得堡发现这种见所未见的豪华，以及他们望尘莫及的文明社会，他们会惊得目瞪口呆。”

一八六二年，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的健康每况愈下。除了失眠和郁闷，又添了咳嗽。夜间，她通宵达旦地偎着枕头坐在床上，直到凌晨才迷糊一下。因此，无须别人劝说，她在尼察^①过了一个冬天，病情有所好转。后来又去莫斯科去了一趟，身体便彻底垮了。当时亲友们都劝她别去。但是她硬要去参加小孙子的洗礼。小孙子的名字象他伟大祖父普希金一样取名叫亚历山大。她得去看看小孙孙，并为儿子的美满家庭而高兴。她的儿子娶了兰斯科依的侄女索菲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兰斯卡娅为妻。为了这桩婚事当时费了多少周折呀！由于女方是亲戚，拖了很久不能成亲，后来，娜塔丽娅·尼

^① 尼察，在意大利。

古拉耶芙娜为这事奏请皇上批准。那时候她还有条件这样做……

这是一桩美满姻缘。然而她的女儿塔莎却事不遂心，她生了三个孩子后跟丈夫离了婚。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一直反对这门婚事，不愿把塔莎嫁给米哈依尔·列昂季耶维奇·杜别尔特^①，她所担心的：一则，他是一个权势很大的宪兵长官的儿子；二则，未婚夫比她女儿大十四岁；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据说杜别尔特脾气暴戾，嗜赌如命。因此拖了一年多，但是女儿还是坚持己见，非嫁他不可。

为女儿愁煞了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她忧心如焚，难以解脱。塔莎的两个小孩目前住在兰斯科依家里。只有一个小女孩安娜留在父亲身边。由于杜别尔特经常因公务出国，只好带着女儿到处跑。

有一次在痛苦绝望之中，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对孩子们说，以后……把保存在大儿子萨沙那里的普希金书信转交给女儿塔莎，因为这是一份珍贵的遗产。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当时哪会知道，数年之后，她的塔莎回到祖国之后嫁给了到俄国来的英国亲王威廉·纳萨乌斯基呢！在举行婚礼之前，塔莎还在伦敦被赐予托尔比伯爵夫人的封号。

然而，人是不能未卜先知的。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躺在卧榻上，盖着蓝色缎被，枕着花边枕头，她那已经染上银

① 他是迫害普希金的宪兵司令边肯多尔夫的助手Ⅱ·杜别尔特之子。

霜的黑发披散着。她常常处于半昏迷状态。往事如梦，一桩桩，一件件，都在眼前掠过。她的一生，特别是其中的一个事件，不由自主地在记忆中浮现。

彼得堡一个阴霾的早晨，风儿夹带着雪花，灰蒙蒙的天穹低悬在黑色的房顶上。到了白天，天气转阴为晴，十分寒冷。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乘雪橇到普希金夫妇的密友梅谢尔斯卡娅公爵夫人家去接孩子。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一向聪慧，富有预感性，那天却没有料到灾难临头。当她的雪橇稍微靠边让迎面来的雪橇通过时，她也没有发现那上面正是坐着普希金和丹扎斯。富有预感的心这时失灵了……

家里等着普希金回来吃午饭，可是他却迟迟未归。餐桌早就摆好了。从儿童室传来拍球声，玩具掉在地上的哗啦声，还有保姆的说话声。

亚历山德拉·尼古拉耶芙娜^①脱掉便鞋，安闲地坐在妹妹起居室的安乐椅上，听妹妹叙述昨天在拉祖莫夫斯卡娅伯爵夫人的舞会上怎样击败了一位外国象棋名将。

……他们在一间小室的棋桌旁相对而坐。那个外国人被女对手的美丽所倾倒，有好一阵子失神地欣赏着她。后来他醒悟过来，用自信的目光扫视一下围观的宾客，瞧着这位竟敢跟他比赛棋艺的漂亮太太，倨傲地说：“那么，太太，我们开始吧？”

^① 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的姐姐。



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默默地点头。

他们开始走棋。他输了。拉祖莫夫斯卡娅笑着对客人说：“请看我们俄国妇女多么有才干！”

……预感的心又失灵了。就在这时，在黑溪边，两名决斗助手正扶着受了致命重伤的普希金走向雪橇。

盖克恩男爵^①牵挂着自己的义子，急急忙忙赶到决斗地点。普希金全然不知他是用敌人的马车送回家的。

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走到窗前，认出那辆停在他们家门口的马车是盖克恩的，便气呼呼地把仆人叫来：

“请奉告男爵，恕我不能接待他。”

她回到起居室，正要対姐姐说，盖克恩老头又厚着脸皮到他们家来了。但是突然间，姐妹俩听到急促的脚步声。“这不是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②的脚步，”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想道，这时她的心在这一天才第一次由于不祥的预感而紧缩了。

亚历山德拉·尼古拉耶芙娜仔细听着，一下子面色惨白。只有她一个人知道普希金昨天给盖克恩男爵发了一封非常不客气的信。

普希金写道：

“男爵！

请允许我对不久前所发生的事件加以澄清。您儿子的行

① 盖克恩男爵，荷兰驻俄国公使，即在决斗时枪杀普希金的丹特士之父。

②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是普希金的名字和父称。

径，本人早有所知，因此不能漠然视之。我本想以旁观者自居，到必要时再进行干预。然而，一个在其他场合下本会使我极端不快的事件凑巧使我摆脱了困境，我收到两封匿名信。我认为时机已到。想必您早已知道：我曾使您的儿子扮演了一个甚为可悲的角色，当我的妻子看到他的卑鄙和怯懦时，不禁啼笑皆非。他那种伟大而高尚的激情也许曾经在她的心里引起过某种感情，现在由于蔑视和厌恶而烟消云散了。

我必须承认，男爵，您本人扮演了很不体面的角色。您身为某国君王的代表，却在为儿子干着拉皮条的勾当。看来，他的行为（可惜十分拙劣）是在您的怂恿下进行的。正是在您的授意之下，他才敢如此卑鄙无耻。您的所作所为，活象一个恬不知耻的老妇，到处窥伺机会，向我妻子诉说您那私生子的所谓爱情；当他因患性病而出不得家门时，您却谎称他是由于相恩情深而病得奄奄一息；您还不厌其烦地絮叨着，要她归还您的儿子。

男爵，从今以后我将禁止我的家属同你们有任何交往。以此作为条件，我才同意不让这件丑闻张扬出去，以免您在您我两国宫廷之中名誉扫地。但愿我的妻子今后再不会听到您的开导。我决不允许您的儿子在干出这种卑鄙勾当之后再敢跟我的妻子谈话，更不允许这个骗子和流氓对她散布任何流言蜚语，或者故作多情，假献殷勤。

因此，如果您想避免新的纠葛，我要求您结束这一切阴谋，否则，我决不甘休。

谨此奉告。